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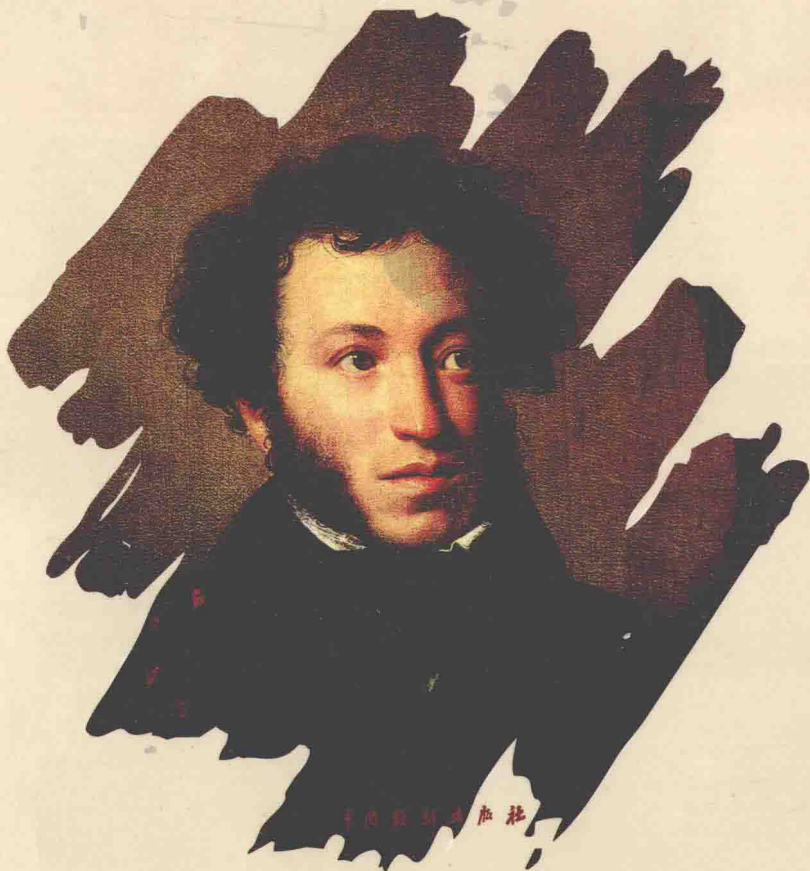
第 二 輯

Jean Christophe

新 课 标 人 文 素 养 教 育 必 读 书 目

约翰·克利斯朵夫

〔法〕罗曼·罗兰



中国文联出版社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三)



樊成华 高建伟 程永然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卷八 女 友

旅程的终点

虽然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小有名气，但这并没有使两个朋友的境况得到多少好转。隔一段时间，日子总会艰难得让他们吃不饱，但是，有了钱，就总免不了暴食一番，以慰劳一下自己的胃。不消说，这种暴饮暴食的习惯，很伤身体。

此刻，他们又陷入穷困。头天晚上，克利斯朵夫熬了整整一夜，替哀区脱完成了一份无聊工作。到天亮时，才得以上床；他倒头便睡以便补回那无眠的一宿。奥里维大清早就赶往巴黎城的另一头去上课。大概是八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打铃了，若平时，摠铃不应，他就干脆把信塞到门下。可这天早上，他却颇有耐心地继续敲门。克利斯朵夫睡眠朦胧地打开门，却没注意到门房异乎寻常地微笑着，正在絮絮叨叨地跟他讲报上的一篇报导，他拿了信，看都没看一眼，便把门一推，也不管是否关严，就爬上床，又睡着了。

过了一个小时，他又被惊醒了；他看见床前站着一个陌生人，正在对他郑重地行礼，他不禁吃了一惊。克利斯朵夫愤愤地跳下床来，冲他嚷道：“你怎么进来了？”原来，那是个新闻记者，敲门不应，见大门开着，便不客气地走了进来。

他抓过枕头去砸客人，客人躲开了，急忙说明来意，自称是《民族报》的记者，因《大日报》上的一篇什么文章而专程来访克拉夫脱先生的。

“什么？”

“先生您没看一看吗？”记者说着，便急切地把那文章讲给克利斯朵夫。

克利斯朵夫重又躺下，要不是实在太困，他早就把来客给轰出去了；他实在懒得再爬起来，他便钻入被窝，试图继续睡觉。很有可能，他便会这样睡过去，可来客固执地高声念那篇文章了。听完最初几行，克利斯朵夫就清醒过来，因为人家竟然把他——克拉夫脱先生说成是当世第一音乐天才。克利斯朵夫睡意全消了，他惊奇地诅咒一句，从床上坐起，说道：“难道他们全见鬼了吗？”

记者趁机停下来，他向克利斯朵夫提了一大堆问题，克利斯朵夫想都不想就回答了。之后，克利斯朵夫捡起那篇文章不胜惊讶地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还没来得及细看文字部分，又来了第二个记者。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气坏了，他命令他们俩出去，可是他们决不会照办的，除非他们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相貌等都记载下来了，克利斯朵夫觉得好笑又很生气，衣服也顾不得穿好，便把他们推出击了。

可这一天，命中注定他不得安宁。他还未梳洗完毕，便又有人来敲门了，而且用只有朋友才知道的方式敲。克利斯朵夫出来开门，但还是不认识这个人，他想痛快地打发来人走，可不料，来者说他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对一个赞誉你的人，你又怎能失礼呢？克利斯朵夫十分懊恼，却不得不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不知道名声是怎样凭空而降的，难道某年某月某日他曾给别人演奏过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的杰作？顾不上这些了。那记者也不管他愿意与否，就特意来拉他出去，说是著名的阿赛纳·伽玛希正在报馆等他，汽车都已经停在楼下了等等。克利斯朵夫本想推辞但又推不掉，只好

被他拉走。

十分钟后，他被引见给无冕之王——阿赛纳·伽玛希。那是个五十岁上下的强壮的男子：身材矮小，但很肥胖，脑袋又圆又大，有一头灰色的头发；脸红红的，声音粗浊，惯用命令式语句，且常常会滔滔不绝地来一大番议论。他很会做生意，也很会利用人，又自私又奸猾，热情又自负，他自认为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全人类的事业同样重要。他一口咬定他的利益，他的报业的发达，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不惜反对政府。另外，他度量宽宏，与一酒醉饭饱之徒一样，有理想，喜欢扮演上帝的角色，时不时地从社会的底层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上来，以表现他的权势伟大得可以造就名人。他神通广大，只要他高兴，也能制造一个天才。

这一天，他是来“制造”克利斯朵夫的。

而这件事是奥里维无意中发动的。

从不为自己钻营的奥里维，向来避新闻界如避蛇蝎。但为了他的朋友，他却改变了一贯的想法与作法。他就像是那些温柔的妈妈，骨子里明明是老实巴交的小布尔乔亚，一个贞节的妇人，为了挽救孩子，竟不惜出卖色相。

他在杂志上写文章时，只要接触到批评家及音乐爱好者，就刻意提起克利斯朵夫；而他奇怪地发觉，不知从何时起就开始有人在认真听他的话，周围似乎在隐秘地传说，这种传说正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而法国艺术界有所惊动吗？其中原因谁也说不清。而巴黎有帮善观气色的人，比圣·雅各街的气象台预测得都准。一个新秀的光芒盖过了别人，沙龙里流行的话题，不知何时，就会宣布在一篇广告式的文章里，那些终日聒噪的喇叭会把新偶像的名字送进一双双麻木的耳朵里。这种喧闹往往会吓坏偶像最好的朋友，尽管这种情形是他们造成的。

故奥里维与那篇《大日报》的文章有很大关联。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巧妙地稍稍露点口风。为免成为众人笑料，他不让克利斯朵夫与新闻记者发生直接的联系，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安排一位记者见了见克利斯朵夫。而这些举动引起了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变得更加神秘，奥里维从未与新闻界打过正面交道，不想却开动了那架可怕的机器——一旦拨动，便无法控制或减速。

奥里维在上课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章，不禁吓了一跳。出乎意料！他以为报社一定要了解清楚后，才会动笔。这么想太天真，假如一份报纸肯费这么多工夫，那一定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加上有同行的竞争，因此它得快，而不管是否了解这位新人物，而被捧的人自是不会有怨言，更不会考虑这些了。

《大日报》先是细细地描述了克利斯朵夫清贫的生活，说他是德国的专制政府的牺牲品，崇尚自由，被迫流亡，躲到自由灵魂的庇护所——法兰西——来，然后又对他的天才极尽吹捧之能事。虽然对这个天才，作者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早期的部分创作，而那正是克利斯朵夫深以为耻而意欲烧毁的东西。可是尽管如此，那位记者还自吹是知道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用意的——他所强加给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用意。从克利斯朵夫、奥里维，甚至对鼓吹知之甚详的古耶等人嘴里，零零碎碎地听来的几句话，为让记者制造出一个“共和国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他又乘机诋毁当代的一些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的音乐家。只有一两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颇有声望但他们的音乐又不如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不过，这只是小节问题。更主要是为了批评那些人，而不是为了赞颂谁。故在巴黎，当你读到一篇满是颂扬的文章时，要是聪明的话则最好向相反的方向想想：“这是在骂谁呢？”

奥里维一边看报，一边羞得满脸通红，自言自语道：“看我做

的好事！”

好不容易上完了课，他便匆忙往家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一个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呆了。他等克利斯朵夫回来吃午饭，可克利斯朵夫没有回来。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奥里维越来越焦急，心想：“他们会让他说出多少傻话啊！”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过午饭，被香槟酒灌得头重脚轻，丝毫不懂奥里维为何担忧，不懂他为什么不放心地追问他说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大吃一顿。我可很久没这样大吃大嚼过了。”

他开始列举那些菜名：“还有酒……什么颜色的我都喝。”

奥里维打断他的话，问他谁同他一起吃。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为人爽快；还有那写那文章的格劳杜米，一个挺可爱的小青年；还有三四个人我不大认识。他们都很快活，又客气又殷勤，都是一些最好不过的好人。”

奥里维将信将疑。克利斯朵夫感觉他有些古怪，便问道：

“你没看过那篇文章吗？”

“啊，看到了，看了才不放心。你仔细看过了吗？”

“看过的……扫了一眼，我当时没有时间。”

“那么你去仔细念一念吧。”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岔了气：“嗨！净胡说！”

他笑得直不起腰来：“嗨！批评家全是这路货色，什么也不懂。”

可是念完，他就真生气了：胡闹！简直把他搞得面目全非，不成体统，说什么他是“一个共和国政治的音乐家”，这是什么！……除了这种笑话，他们还拿他“共和的”艺术去攻击前辈大师——实际上他很尊重这些伟大的心灵——不像话！那还像话吗？……

“什么东西！他们以为我是白痴了！……”

而且在提及他克利斯朵夫时，何必去批评那些颇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对这些音乐家，他还是有点好感，他们可都很努力。而最最可恶的还不止于此，他们硬说他对他的祖国十分仇恨……那可是他最受不了的……

“我要写信警告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道：“不，现在别写！你太激动了。等明天，等冷静下来再写也不迟……”

克利斯朵夫根本不听。只要有话要说，他就要说出来，只答应会把信先给奥里维过目。这一点非常要紧，信稿对文章进行了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国家的看法。然后，克利斯朵夫立马拿起信，奔向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后说，“总算没全部搞砸，明天，我的信会被登出来。”

奥里维担心地摇了摇头，随后，他仍然用不放心的目光注视着克利斯朵夫，问他：“吃午饭的时候，你没说出什么傻话来吧？”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答。

“真的？”

“当然是真的，胆小鬼。”

奥里维稍稍放了心，可克利斯朵夫却担心起来，他想起自己确实说了许多放肆的话。当时他太快活了，对人一见如故，毫无戒心；他觉得他们那么诚恳地待他！当时克利斯朵夫又兴致高昂，进而带动了别人的兴致。他那亲热、随便的态度，活泼的谈吐，豪爽的吃喝，很对伽玛希的胃口；因为伽玛希也是个饭桌上的高手，结实、粗野，胃口健康的他，最讨厌又娇又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了，因此也就格外地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在饭桌上对克利斯朵夫提议，将他的《卡冈都亚》改编成歌剧。听完这怪念头，克利斯朵夫哈哈大笑，好不容易才把要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院的报馆

经理给拦住。(据伽玛希透露,那些人都听他的。)这个提议让克利斯朵夫想起那时改编《大卫》的事,便脱口说出众议员罗孙为捧情妇专门给她办了一场演出。这让罗孙素有宿怨的伽玛希十分高兴。克利斯朵夫酒喝多了,看见大家都听他讲话,无意中又透露了一些轶事,除了他别人都记住了。此刻奥里维问起,克利斯朵夫全想起来了,吓得直打寒噤,因为他能预料到事情的后果。现在,他酒意已全消,也就看得更加清楚,清楚得好像事情业已发生:经过一番渲染,那些冒失的故事刊登在专攻人隐私的报纸上,而他那些有关艺术的论调也被用来作抨击他人的利箭。至于他的那封信,他和奥里维都知道得很清楚: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无异于浪费笔墨;做盖棺定论,说最后一句话的人永远不是你。

果然不出所料,他所泄漏的私事发表了,更正的信件则如泥牛入海。伽玛希只捎过话来,说他知道克利斯朵夫胸襟宽广,这种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但伽玛希会为他保守这个秘密;而硬加在克利斯朵夫头上的意见却在继续传播,在巴黎的报上,在德国的报上,在德国引起了一阵尖刻的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祖国竟怀有这样的恶意,必然是会引起公愤的。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当别的报社的记者访问时,声明自己拥护德国政府,他说在德国同样自由。——却不想那是保守党的报纸的记者,而那记者却趁机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加在他头上。

“好戏上演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又有何干呢?”

“这些都是我们这里的惯用伎俩!”奥里维回答说,“你看看这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吧。这个说他是雅各宾党的,那个说他属于教会派的,他一会儿是平民派,一会儿又是保王党。”

“哈!贝多芬真该把他们踢到一边去!”

“那么你也学贝多芬就行了。”

克利斯朵夫是想这样做,可他做不到,一想到他们曾向他表示

亲热他就做不出来。而他独自在家奥里维也不放心，因为总有人不断地来访问他；而克利斯朵夫尽量小心，可依他的脾气，最终的结果还是斗不过记者。有些女记者哄骗他说出自己的恋爱经验，还有些记者则利用他来诋毁别人，每每令克利斯朵夫万分狼狈。

“你又瞎说了是不是？”他问。

“唉！是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垂头丧气。

“你这脾气就没法改一改吗？”

“我真该被人关禁……但是，我向你发誓，这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会再犯……”

“不，不，绝不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地告诉奥里维：“今天又来了一个记者，我把他哄走了。”

“别太过分，你必须小心。这些畜生很狡猾……你稍一抵抗，他们就来咬你……他们要咬人可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最为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挑你的刺儿，你要小心！”

“哦，天哪！”克利斯朵夫用双手捧住头。

“怎么了？”

“关上门时我说……”

“说什么？”

“好像是关于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否则就与皇族有关……”

“该死！明天一定会被登出来。”

克利斯朵夫急得站不住。但他第二天所看到的，却是关于他屋子的一些描写……其实那记者根本没进来……以及一段纯粹是杜撰的对话。消息越传越玄，到了外国报纸上时又平空加了许多误会，如法国报纸上说克利斯朵夫实在太穷时曾把一些名曲改成吉他琴

谱，传到英国后，却说他曾弹着吉他在街头卖艺。

克利斯朵夫所触目的也并非全是恭维话。因为他是《大日报》捧起的，别的报纸就抨击他。同行发现一个天才若早于他们，便触犯了他们的尊严，所以他们就竭尽所能地拿克利斯朵夫开玩笑。古耶因自己的王牌被人抢去了而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一篇文章“以正视听”。在那篇文章里他亲昵地提起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时，凡事都向他请教。他说，毫无疑问，克利斯朵夫颇有天赋，但是克利斯朵夫修养不够好，过于骄傲，现在人们用给过分的赞誉，让他更傲慢只会害了他，而他急需一个有头脑、有眼光、有学问、严谨的导师（古耶自许的自画像）来给他指导。一般的音乐家则嘲笑克利斯朵夫，他们表示靠报纸撑腰只会招人鄙夷；他们假意讨厌奉承，实质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有些人在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同情他。还有些人回过头来责备奥里维，他们暗示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定有好处。还有几个人愤愤地为克利斯朵夫抱不平，他们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爱做梦的精力经验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给推到前台，从而使他迷失了方向。他们说这种作法无异于断送克利斯朵夫的前途：他虽不是天才，但要是顺利的话也还能有点儿成就，可现在却被人家的吹捧冲昏了头脑，真是可惜！难道人们就不可以让他默默地专心干自己的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对他们说：“他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可谁给他面包呢？”

可这是不能让他们闭嘴的，他们肯定会清高地回答说：“这个嘛，算不了什么。人都会受苦的。”

当然，唱这种高调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比如当有人请求某个百万富翁资助一个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通常会回答说：“先生，穷怕什么！莫扎特当年不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想活下去，而克利斯朵夫也决

不肯坐等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品味低俗。

而克利斯朵夫已经被这种说长道短搅得身心俱疲，他心想这种情形该不会没完吧。可事实上却是，大概半个月后，这种事情就演完了，报纸再没有关于他的文章了。他都已经出名了，可人家说起他时，说的并不是“《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介绍的那个人！……”所谓名声，不过如此。

奥里维也发觉到了这一点了，现在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来信，也有写给他的：什么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捐客，都过来谈生意；初期的敌人变成了朋友，还特意来信表示友善；还有一些妇女们寄来些请帖。为了什么报纸的特辑，有人问他们许许多多问题，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主义的艺术问题，女人的胸衣的问题，以及舞台上的裸体是否有伤风化问题——还有的人问他德国现在的处境，音乐是不是走到穷途末路等问题。他们俩都笑得喘不过气来。但尽管克利斯朵夫满不在乎那些问题，他这粗人还是接受了那种种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能接受。

“你，你真地会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含糊地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奉承太太小姐吗？告诉你，我也会！我也要去那些地方玩玩了！”

“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上克利斯朵夫确实闷得烦透了，因此决定要出去走走，并且他很渴望呼吸一下新鲜的气息。虽然那些晚会仍然让他厌烦，觉得无聊，觉得所有的人都那么愚蠢。可他回到家还故意卖弄地对奥里维说些假话。他哪儿都去，可是同一个人家决不会去上两回；他会找出些稀奇古怪的借口，用他那吓人的洒脱肆意的态度，来拒绝别人的第二次邀请。有时他教奥里维都觉得他做的太过分了。可克利斯朵夫却哈哈大笑起来。他去沙龙可不想让自己更有名气，而是为了搜集一些新人的目光、举止、语言，或其它声音、形式、颜

色，以增加创作素材；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每隔一段时候，就必须充实自己。不幸的是沙龙并没有给他什么，那里充斥着枯燥无味的谈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固定的姿态，一个美貌女郎的微笑，制作的妩媚，竟和一支巴黎曲调一样刻板。而男人更加无聊，巴黎萎靡的风气磨掉人的刚强，软化那些原本特立独行的个性。克利斯朵夫看到太多的已死的或将死的艺术家了；原本有个生机勃勃极有天分的艺术家，最后竟被荣誉名声压垮，一心只想享乐，只想睡觉，只想呼吸那种曾毒害过他的空气。只要看看这个坐在沙龙一角的年老的大师便可猜到年轻艺术家的未来：有钱，有名，被荣聘为学士院的会员，似乎已登峰造极，不必再怕什么，或再去迎合。而事实上他却不得不对所有的人低头，什么都怕，尤其怕自己的思想，他只像是一只载着自己遗骸的驴子一样仅供展览。

而返回到从前，那些有过去的光辉的艺术家和有识之士的后面，必定有个女人害了他。女人都是祸水，不管她们愚蠢与否，是否爱他们；事实上女子越好越可怕；因为她们深沉的爱会毁掉一个艺术家，她们一心想要驯服天才，改造他，直到这个天才能够迎合她的感觉，虚荣乃至平凡，并且能迎合她朋友的平凡才甘心。

克利斯朵夫只想走马观花，但所见所闻已足以引起他的警惕。他知道想利用他、拿他点缀沙龙的女人，决不只有一个，而他对那些妩媚或娇矜的引诱也有一点心动。得益于他有见识，看到了周围那些可怕的先例，要不然还真可能逃不过女人的手掌心。他可不想为那些贪婪的美女扩充羊群。不过要不是她们盯得太紧，他的处境会更为不利。只要有一天大家相信他们中间有个天才，就一定会摧残他的，这帮人看见一朵花就想摘下插在瓶里——看到一只鸟就想抓住关进笼里——看见一个自由的人就想降服他。

克利斯朵夫经过最初的困惑后，便马上重新振作了起来，而把他们全部甩开。命运总是开玩笑，它放过粗心大意的人，却抓住了谨小慎微的、有先见之明的人。陷入巴黎罗网的人不是克利斯朵

夫，而是奥里维。

他的朋友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他也分享了克利斯朵夫声名光彩。他此刻也小有名气，因为是他发现了天才克利斯朵夫，所以克利斯朵夫被邀请之时他也会受到邀请；他陪着克利斯朵夫去，原本是担心朋友的意思。但大概是因为太专心于这件任务而忘了照顾自己，爱神在旁边经过时，便悄悄地俘虏了他。

那是一个有淡黄头发的少女：清瘦、娇弱；她那细致的卷发，像波浪一样垂在她狭窄的额角旁；她有一双淡淡的眉毛，碧蓝的眼睛以及一只纤秀的鼻子；太阳穴有点凹陷，显得很任性，但她那清秀的嘴，一拉动嘴角，便露出纯洁而优雅的笑容。她的脖子又长又细，身材也很纤细，年轻快活的脸，似乎总在思索，就像是一个初春时节的恼人的谜——她叫雅葛丽纳·朗依哀。

她还不到二十岁，出生于一个信旧教的、有钱、高尚、思想自由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工程师，心灵手巧很有能力，胸襟开阔，很能接受新思想。他靠他的工作、政治和婚姻，挣了一大笔财产。他的太太是金融界里标准的巴黎女人，他们的婚姻有金钱和爱情两个因素——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里，这便是真正爱情的含义。可金钱留下来，爱情却完了。虽然双方都曾热恋过，而他们认为没必要过分忠实。他们各行其事，彼此更加投机，就像两个自私的好伙伴一样，一方面无愧于心，一方面行事也很谨慎。

女儿成为维系他们的桥梁，同时也引起他们的争夺：因为他们都很爱她。他们都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优点以及自己的缺陷，——那是他们都引以为傲的物质；双方都费尽心思要讨好女儿。这情形自然是瞒不过女儿的；并且孩童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核心，于是她便抓住机会，刺激双亲，让他们比赛证明到底谁更爱她。她的任何一次任性行为，只要一方表示反对，另外一个一定称赞；而原来那反对的一方则气势顿减，便会许诺更多。就这样，她受着过分的溺爱；幸亏她天性不坏——虽然她也有孩子般的

自私，但因她太受宠太有钱了，从未遇到过什么困苦阻碍，所以她的自私有点病态。

朗依哀夫妇虽然疼惜女儿，却也决不会因为女儿而牺牲自己。白天，他们让孩子一个人玩，因此她有时间幻想。因为她的早熟，因为人们说话时从不避讳，她六岁的时候就给布娃娃编些恋爱故事，人物角色有丈夫、妻子与情人。她当然没有用意，可等到有一天她明白过来，她就不再拿布娃娃做对象而留给自己。她天真无邪，可欲望已经觊觎她很久。她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只觉得自己受到包围，她脸红了，又害怕，又快活，可让人莫名其妙。随后音乐就消失了，走时和来时一样突兀。什么也不见了。她只知道应当到那边去，到地平线的那一边去，越快越好，幸福在那里。她想：“啊！要是能到那个地方才好呢！……”

在没到达之前，她常自己揣测，以这个女孩子的智力，要想到那些情况简直是桩大事。她与她那年龄相当的女朋友——西蒙纳·亚当常常聚在一起幻想猜测。两个小姑娘都踮着脚尖，竭力想越过墙头看见自己的前途，但她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窥见。她们天真浪漫，就连淘气也极富诗意。同时她还喜欢嘲弄人，她们说了野话后连自己也不知道，并且常常小题大作。因为没人会拦，可以在家到处搜索，雅葛丽纳翻遍了父亲的书。幸而她本性纯洁无邪，未受到什么坏的影响；因为只要看到一幕稍微露骨的景象或一句稍微放肆的话，她就会厌恶地丢开书，她在下流的队伍中穿过没有沾上一点污染，就像莲花虽出淤泥而不染。

小说太明确，太枯燥，吸引不了她，能使她心颤而充满憧憬的只有诗——那些专论爱情的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的气质与小女孩们相仿。他们都不愿睁眼看现实，只是透过欲望和悔恨的三棱镜想象什么是爱情；他们想象时的神情与她们趴在烟墙的缝隙中窥望的神态一模一样。

这两个孩子好奇，且毫无倦意。当她们为对方朗诵阿尔强莱·

特·缪塞和苏利·普吕东的诗句时，不由地打起了寒噤，以为那很邪恶；她们抄下诗句，仔细推敲里边的某些段落，看看有没有隐藏着别的什么意义，虽然通常里边什么意义也没有隐藏。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天真，无邪，根本不懂得爱情，却在那里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讨论着爱情与肉欲。有一天，她们在课室里当着温和的教员的面，抄那些诗句，而这些诗句，恰恰被那个教员——一个很柔和很有礼貌的老头儿看见，那教员不由得当场惊愕万分。

那诗句是这样的：

让我，噢噢！让我紧紧地拥抱着你，
在你的吻里品尝狂乱的爱情，
一点一滴，却天长地久！

.....

她们进的都是贵族学校，教员都是些教育界里的名流。在那里，她们的感情全都有了寄托，全部女孩子都有钟情的教授。只要那些教授还年轻，长相过得去，就足以使她们辗转难眠，心生爱意。为了讨好她们的偶像，她们都认真学好功课。如果作文卷子得分稍低，她们就会伤心难过得大哭一场；偶尔被老师称赞一番，她们就满面春风，羞喜相加，还会向老师投去羞涩而又脉脉含情的眼波。要是给老师叫到一边去指点些什么或夸奖一番，那她们简直就要得意忘形了。而她们所爱慕的，也不必非得怎样了不起。在体操课上，每当教师把雅葛丽纳抱上秋千架时，她便会不由自主地浑身燥热。

她们终日念些荒诞不经的诗句，沉浸于风花雪月的幻想，描绘着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暗恋着优伶、演奏家，以及一些过去的或现存的作家，或是摩南·舒里，或是萨曼，一忽儿又心仪德彪西。有时在音乐会中，沙龙里，街道上，一些陌生的青年男子偶尔

瞟过来一眼，她们马上就能编织出一些爱情故事来。总之，她们的心里永远渴求爱，渴求一个爱的借口。雅葛丽纳写过十多封情书，想寄给一些仅仅谋过一面的人，不过，除了那封寄给那个丑陋粗俗又十分浅薄的批评家的感情热烈的信，其余的信都没有寄出，而那封也没有署名。他曾写过几句富于感情的词句，她就迷恋上了他。她还曾迷过一个住在附近的名演员。每次走过他的屋子时，她的心总是狂跳不已，常常自己问自己：“到底要不要进去呢？”

甚至有一回，她都大胆地走到他住的那个楼层里了，可一到那儿，她却慌张地逃跑了。他们能谈些什么呢？没有！根本没有！她也明明知道，她并不是真地爱他。这种疯癫不过是自欺欺人，而且也不过是因为想去爱，那是不可缺的。

她常出去交际，引得许多青年为她着迷，她也和所有的男人调情，可事实上，她却一个都不爱。她对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毫不在乎。美貌的少女通常很残忍，她认为别人爱她是理所当然的，而她，却只需对自己所爱的人负责，她真心相信：爱上她是别人的幸福。这也难怪，因为她虽整天整天地想着爱情，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曾有个女子给了她很好的影响，只可惜太短暂了。那是她父亲的一个独身的姊妹：叫作玛德·朗依哀。她四十多岁，五官端正，面含忧郁，谈不上美丽；她老穿件黑衣服，举止大方，低声细语且不轻易开口。要不是那双灰色的眼睛目光清明，哀怨的嘴角总挂着一个温柔的笑，是不会引起人的注意的。

只是在一些没有外客的日子里她会来拜访。朗依哀先生对她很尊重，而朗依哀太太却已向丈夫明确表示过她不太欢迎她登门来访。可是出于礼貌，他们每星期都要邀她来吃饭，并且从不露出冷淡的意思。在饭桌上，朗依哀先生只谈他自己的事，而朗依哀太太却挂着一个飘忽的笑在走神，回答的话常常毫不相干。他们相处融洽，礼数周全。且每当姑母知趣地提早告退时，朗依哀夫妇还常有